

81岁女儿 104岁的妈

王光禄 撰文/供图



姜凤仙老人于1923年5月15日出生在蓬莱登州街道三里沟村，长大后嫁至南邻的南王街道七里庄村。老人的百年人生，见证了从民国至今的百年沧桑，藏着坚韧向善的人生底色。早年，她的丈夫是抬担架的民兵，在战乱中受伤，过早离世了，当时其大女儿年仅十五岁。那时的姜凤仙无叔伯妯娌帮衬，唯一的大姑姐也早已出嫁自顾不暇，万般艰难之下，她独自扛起家庭重担，咬牙抚育三个女儿长大成人，尽心尽力供孩子们读书求学、成家立业，用瘦弱的肩膀为女儿们撑起一片天。

生活的苦难未曾磨灭老人善良温厚的本心。一直以来，姜凤仙待人谦和、热忱友善，真心善待亲朋邻里，凡事宽容豁达，在乡里间积攒了极好的人缘，也时常收获邻里乡亲的帮扶照料。年轻时，姜凤仙常年受胃病困扰，因家境清贫无钱医治，只能靠苏打水缓解胃痛，在日复一日的乐观生活与规律调养中，多年顽疾竟不治而愈。老人有着独特的养生习惯，平日极少饮水，却偏爱喝稀饭，常年食用各类瓜果蔬菜补充水分，饮食规律，心态平和。如今104岁高龄，老人身体硬朗、精神矍铄，每日清晨还能稳稳吃下一碗蓬莱小面，配上一枚鸡蛋，胃口极佳。

如今，老人的大女儿陈玉华已是81岁高龄，数十年悉心照料母亲起居。近些年，陈玉华先后两次遭遇血栓病痛，身体大不如前，三年前其老伴也不幸离世。为了让老人们安享舒心晚年，陈玉华的女儿姚惠琴感念长辈孝心，传承家风美德，执意将姥姥和母亲一同接到自己家中悉心照料，加上儿孙，一家七口共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。

如今这个历经风雨的家庭已五世同堂，家族子孙近二十人，儿孙绕膝、其乐融融，代代相传的孝善家风浸润着每一位家庭成员。外孙女婿陈亮声、外曾孙媳王鑫慧，这两位家庭新增成员，更是将姜凤仙老人视作至亲，对老人家非但没有一丁点儿嫌弃，日常还同陈玉华、姚惠琴一起悉心照料。百岁的寿星、耄耋的女儿、知孝的晚辈，一家人尊老敬老、和睦相处，将平凡的日子过得温馨美满。

历经世纪风雨，老人早已看淡过往苦难，心性通透豁达。平日里，姜凤仙老人不看电视、不听广播，极少提及早年的奔波劳碌、吃苦遭罪，始终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。闲暇时分，她最爱逗弄曾外孙、玄外孙，尽享天伦之乐。每日午后，除了在屋内缓步溜达活动筋骨，女儿陈玉华都会蹒跚地推着轮椅，陪着老人下楼散心，有时57岁的外孙女也一路随同说笑，贴心陪护。

暖阳之下，祖孙三代缓缓漫步小区庭院，闲谈笑语、静赏秋景、沐浴暖阳。陈玉华一句“81岁俺还有个妈”，道尽了世间最珍贵的幸福与圆满。

胶东风物

黄扣儿

王东超

大约2010年前后，我们单位新来了一位门卫，他是龙口洼里矿的退休工人，就住在洼里矿家属区。那时正是春末夏初，有一回聊天时，这位门卫大哥说起这段时间都是早上和老婆去拉一网“黄kòu儿”再来上班。我问他“黄kòu儿”什么样，是不是就是“烂公鱼”（黄县方言中对“离水儿烂”的另一种叫法）。他说不是，这种鱼比烂公鱼小，身儿更扁扁，油大更好吃，做“黄kòu儿酱”又鲜又香。我问他这种鱼怎么拉？他说他有一张小地拉网，早上他和老婆两个人去靠近永文河口的海边，把网的一头固定在沙滩上，他划着小船打圈，然后他老婆往岸上拉网，好的时候一网能拉一桶多。

过去黄县打鱼常用的是大拉网（也叫地拉网），要几十个人合作，拉多拉少拉什么没个准数，所以戏称“瞎大拉”。门卫大哥这属于小地拉网，一两个人就可以操作，拉的都是近岸的小鱼。他拉鱼是出于爱好，并不指着它挣钱，拉上来的鱼大多分给家属区的左邻右舍了，实在分不了了，才去早市上卖点儿，他自己还晒些小鱼干儿。他还答应等做好了酱捎点让我尝尝，没想到他很快就辞职不干了，这鱼酱我至今没有尝到。

我感觉这种鱼和“离水儿烂”应该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，但查遍鱼类志，也没找到一种叫“黄kòu儿”的小鱼。后来翻《牟平方言词典》，其中有词条为“黄寇子”：“梭鲃鱼，暖水性小型鱼，一般体长10厘米，栖息于浅海或河口附近。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普通百姓春季常吃的鱼：腌儿一坛子……”按这个线索回过头去查鱼类志，黄寇子应是指鲃科梭鲃属的鱼类，之所以叫“梭鲃”，是其腹缘正中有一列具棱或刺突的棱鳞。生物学上是没有“梭鲃鱼”一说的，可以确定《牟平方言词典》是把“梭”字错写成“梭”字。写作“黄寇子”也是错的，“寇”字没有讲儿。我想到了鲃科黄鲫属的黄鲫，因其体薄油多，容易破肚儿，土名叫作“茧扣儿”“毛扣儿”“油扣儿”，则这种梭鲃鱼与“离水儿烂”、毛扣儿为近亲，体内亦油多易酸败，所以写作“黄扣儿”应该是对的。

至于黄扣儿是哪种梭鲃鱼，我一一找出图片，请吃过黄扣儿酱的一位朋友辨认，再结合相关资料作出判断，基本可以确定是赤鼻梭鲃。

首先是数量上符合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带鱼、小黄花鱼、鲅鱼等传统的经济鱼类走向衰退，一些小型中上层鱼类已逐渐演替为渤海鱼类生物资源主体，其中赤鼻梭鲃为春季第一优势鱼种，5月份进入近岸内湾产卵索饵，11月份离岸越冬。具体

到莱州湾，赤鼻梭鲃作为春季优势种其集中聚集区主要在海域东北部，秋季则群集于西部。黄县海域位于莱州湾东北部，正是春季赤鼻梭鲃的聚集区。那位看门大哥能一桶一桶地拉，也只有赤鼻梭鲃才具备这样的种群数量。黄县海域也有用小地拉网专捕幼鲃的，不过时间是在夏秋之交。

有一年9月份，我去永文河口玩，看见一个老人领着几个年轻人在拉鱼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地拉网，其网衣高度只有半米左右吧。几个桶里装满小鱼儿，厚墩墩的像大米稀饭。那些小鱼儿也就三四厘米长吧，我问是什么鱼，那老头说是燕儿鱼，长不大。燕儿鱼就是海鲢，海边人一般叫成“小海燕儿”。还拉上一只大海蜇，长长的触手上捕获了上百只小鱼小虾。老头说海蜇腕上的小虾是最鲜的，还摘了一个让我尝尝。鲜确实是很鲜，我的舌头也被蜇得疼了好几天。

其次是形态符合。赤鼻梭鲃体长一般不超过10厘米，比“离水儿烂”要小，身体比“离水儿烂”扁得多。从侧面看，线条也没有离水儿烂那么直。头中大，也比较扁。体被圆鳞，腹部有棱鳞。体为银白色，背部青绿色，吻端和头部背面橘黄色，背鳍、胸鳍及尾鳍黄色或淡黄色。我那位吃过黄扣儿酱的朋友说，他们那的发音似乎是“黄口儿”。毛扣儿也有写作“毛口儿”的，但我认为还是应该写作“扣”，具体考证情况另文详说。莱州湾还有一种中颌梭鲃，是梭鲃属中大型鱼种之一，最大体长可超过20厘米，数量也甚少，可以排除。

从这两方面考量，基本可以确定黄扣儿就是赤鼻梭鲃，又名“尖嘴”“尖口”“赤鼻”“黄姑”“突鼻仔”，我国沿海从北到南均有分布，以黄渤海为多。赤鼻梭鲃为浅海内湾小型鱼类，不作长距离洄游。它的食物不仅有浮游动物和仔稚鱼，还有许多虾类，如细螯虾和脊腹褐虾等。同时它也是黄渤海中上层大型鱼类的重要饵料生物。赤鼻梭鲃体小肉薄，食用价值不大，可作为养殖鱼虾的饵料。做成黄扣儿酱，可能是它最好的食用方式了。它的幼鱼所制干品也称作“海鲢”，这算是鱼目混珠吧。

听朋友说，黄扣儿做鱼酱比较简单，洗干净控控水，有闲工夫铰铰鱼头，没有时间整条放里面也可以，反正鱼只有一丁点儿大。搁坛子里一层盐一层鱼，以后每天都挖捞挖捞，少放点盐，坛儿口蒙上纸笼布，防止苍蝇下白儿，盖上个碟子，不进雨水，还可以透点气儿，让里面发酵的恶味跑出来。用不到半月二十天，鱼酱就发好了，盛得螺碗里煊一煊，上面一层油，吃起来又鲜又香。

往事如昨

夜归

姜惠泉

我们这些“60后”，年少时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。那时候村里靠煤油灯照明，日子朴素又简单。倘若村里放一场露天电影，周边七八个村子、方圆四五里的乡亲都会赶来，现场人山人海、热闹非凡。挤不到正面银幕跟前，我们就绕到后面看，当地人俗称“看反影”。

大概在六七岁那年，我跟着大我一岁的姐姐去邻村李家看电影，等到电影散场，夜色已经深沉。我和姐姐不熟悉李家的街道，看见一条胡同就往里拐，走到尽头才发现，竟是一条死胡同。等我们原路退出来，街上早已空空荡荡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

清冷的月光洒在空荡荡的大街上，恐惧感瞬间涌上心头，我忍不住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瘦高的男人走了过来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哭什么？”姐姐怯生生地回答：“我们走错路，找不到家了。”他又问：“你们是哪个村的？”“我们是唐家的。”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姐姐如实回答。男人闻言温和地说道：“那你们跟我走吧。”姐姐依旧胆怯，小声问：“叔叔是哪个村的？您能把我们送回家吗？”他应声答道：“我是北边村子的，放心，我送你们回去。”

夜色里，他领着我们沿着村外的大路往北走，一路上安安静静，没有多余的话语。皎洁的月光把空旷的田野照得发白，姐姐紧紧攥着我的手。那段短短的五里路，仿佛怎么走也走不到头。

一直送到我们村口，男人摆摆手，转身便踏上了归途，瘦高的身影一点点消融在沉沉夜色里。回家后，我们没敢跟父母提起这件事，生怕招来一顿训斥。

过了很多天，父亲忽然随口问起：“那天晚上你们去李家看电影，是不是有人把你们送回村的？”我们连忙点头：“是个瘦高的叔叔，我们不认识。”

父亲笑着告诉我们：“那是你们新房叔。他不说，我一直都不知道，改天真得好好登门谢人家。”

原来那天晚上，新房叔恰巧来我们村串门，偶遇了父亲，笑着打趣：“其芬，你可得请我客，我帮你捡回了一双儿女。”见父亲满脸诧异，他便把那晚护送我们姐弟回家的经过，细细说了一遍。那时，新房叔在李家供销社上班。后来我渐渐长大，常常去村里供销社买东西，每次遇见新房叔，他总会笑着和我打招呼，格外温和。

如今，我再次站在这条熟悉的胡同里，灰白的水泥地面依旧如故，落下去的脚步声，空空荡荡没有回应。风穿过巷口，恍惚间好似听见孩童奔跑嬉闹，定睛望去，不过是秋风卷起梧桐叶，掠过寂静巷口。